

第一章 賀府千金的婚事

仲夏五月初，桃李將熟之際，暖風吹過，枝上碩果隨風輕輕晃動，看著很是喜人。常有那頑皮的孩童早早的將枝上還未成熟的果子摘下送進嘴裡，酸得齜牙咧嘴的。此時京中還算不得太熱，安瀾院外一位梳著雙丫髻的侍女行色匆匆，秀氣的眉頭微微蹙著，額間隱有細汗冒出。

侍女匆忙走入院中，推開正中一間雕花木門，隨即又合上。

房中涼爽了許多，但一點也沒消去心中此時的焦躁之氣，她快步走向房中正坐在羅漢床上雙眸望向她的亭亭少女，心中有絲不忍，但還是低頭在她耳邊輕聲耳語了幾句，隨即站直在一邊擔憂的望著羅漢榻上的少女。

侍女雨霏此時只恨自己人微言輕，竟一點也幫不上小姐，心中越發不平，可卻又無可奈何。

「祖父當真答應了？」榻上的人低若蚊吟地問了一句。

小姐聲音雖低，雨霏卻還是聽清楚了，艱澀地答了出來：「是。」

羅漢榻上的賀明綦聞言後，一動也不動，素白的一張小臉上，五官精緻，秋水般的杏眸微微垂下。

雖知十有八九是這個結果，可心中還是劃過一抹失落。

雨霏看著小姐這個樣子，更是難過。

自上月初，在紀府遊園會上，身為賀家二房的嫡出四小姐明綦被母親帶回後，便大病了一場，賀二夫人憂心不已，日日前來看望。

她因當日在紀府落水加驚嚇，足足病了大半月才日漸轉好。

病著的那些時候，整日人都渾渾噩噩的，一段時間後，身體逐漸好轉，事情也接踵而來，母親每日望著她神色擔憂，欲言又止的模樣，以及府中雖被明令禁止卻依舊難免的閒言碎語，都讓她空覺了端倪。

聯想到那日在紀府的情形，明綦慢慢明白了過來，只是心中依舊對結果抱有一絲希冀。

直到此時事態發展至今已經算得上板上釘釘了，明綦也還恍若夢中。

她怎麼也沒想明白，自己不過是隨母親去參加了一場普通的遊園會，怎麼突然就要嫁人了？

紀府的帖子早在四月初便下了，京中各府對於這種名為遊園，實則是為自家小輩相看人家的各種遊園賞花會，都早已熟悉。

大魏國的開國皇帝是馬背打天下，祖籍在隴右道與胡虜交界處，自幼也長在邊城，是以大魏建國後民風開放空前，直至近幾朝國都遷至上京城中，民眾才逐漸被中原習俗所影響。

但女子上街仍不需像前朝那樣必須戴帷帽，男女大防也不似前朝那般嚴苛，是以京中各府漸漸盛行起來舉辦花會。

明綦自去歲冬及笄後，賀二夫人便帶她參加過好幾場花會、遊園會，和門第差不

多的公子們相看了，但終究還是應了那句百聞不如一見，那幾位公子都與傳聞相差甚遠，賀二夫人都不大滿意。

明綦的母親夏氏出身忠勤伯府，祖父賀伯庸乃翰林院掌院學士，品級雖不高，但卻是真真正正的天子近臣，掌管翰林院這些年，門生遍佈朝野，便是如今的幾位內閣大學士，都要稱呼賀伯庸一聲老師，其餘各部高官見了都得尊稱一聲賀老，賀家可謂清貴至極。

明綦的大伯父賀素昫也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，是朝中的二品大員。

奈何同胞的弟弟不爭氣，明綦的父親賀素卿無心官場，只愛吟詩作對，風花雪月，至今仍是個禮部郎中。

在這滿是皇親貴胄、公侯遍地的上京城中，依著賀伯庸的聲望僅僅能讓賀家勉強躋身上流世家之末，更因著賀素卿難以立業的緣故，賀二夫人沒想過要將明綦嫁入多顯貴的人家。

雖說男女成婚高嫁低娶，但賀二夫人卻不如此做想。

在這上京城中，越是權勢煊赫越如烈火烹油，稍有不慎，便是那萬劫不復的下場。遠的不說，就說太祖時期的高氏一族，本來因為族中女子做了皇后，聲勢如日中天，權傾朝野，可隨著皇后被廢，高氏一族也被連根拔起，滿門男丁皆誅，往日富貴如雲煙，轉瞬即逝。

是以賀二夫人只想為女兒找個普通世家的公子，只要品行樣貌可以，其他的不拘，就是希望女兒嫁過去後，不用受婆家的磋磨，賀府和忠勤伯府好歹能照看一番。接到紀家帖子的那會兒，賀二夫人本欲回絕的，所謂齊大非偶，況且她總覺得如今的紀家隱有幾分太祖時期高氏一族的影子，更是不願有過多的牽扯。

但紀家今時不同往日，不好輕易得罪，且這帖子幾乎上京城中所有的世家都收到了，大房也收到了，定也是會去的，二房若是不去未免有不識抬舉之意。

想著依照二房如今的境遇，紀家也不會看上，自己帶女兒去赴宴頂多去湊個熱鬧而已，賀二夫人還是帶著明綦參宴。

誰知明綦竟然出了那樣的意外——

當時，丫鬟們見明綦不慎掉入湖中後，高聲慌張呼喊，可周邊女眷皆不會水，紀府那一片湖水乃是和城中的東湖相連，湖中心深不可測。

剛巧紀二少爺領著一群身著翰林院官服的男子經過，聽見有人呼救，一群人便走了過去。

明綦因不識水性，落水後不斷掙扎，已經離岸邊有一段距離了，就在眾人躊躇不已，何為安一躍而下，奮力向前游去，救回了已經奄奄一息的賀明綦。

因湖邊動靜太大，賀二夫人也和一眾夫人走了過去，聽聞有人落水，再定睛一看湖岸邊那哭得癱倒在岸邊的侍女雨雪時，心頭狂跳，猛地望向湖中。

當看見女兒臉色蒼白被一名男子抱在懷中拖上岸後，賀二夫人眼前一黑，差點倒了下去，好在被身邊夫君同在禮部任職的許夫人扶住了。

明綦赴宴時穿的海棠紅衫裙不停的滴著水，春裳薄透，沾濕後緊緊貼著少女發育得曲線玲瓏的身子，柳枝般的腰身和胸前起伏顯露無遺。

一上岸何為安就放下了賀明綦，因她嗆水過多，此時依舊在劇烈的咳嗽，一張小臉白慘慘的，人也站不穩，心中閃過一絲不忍。

何為安虛扶著她，側身朝著人群那邊，幫她擋去大部分視線。

賀二夫人疾步走到女兒身旁，此時被紀二少奶奶吩咐去取披風的侍女也回來了，她走上前把披風罩在了明綦的身上，朝著賀二夫人致歉。

此事不論是意外還是其他什麼，人總歸是在自家府上出的事，作為主人家，必然是要負起責任，並且維護客人，是以方才一見落水的是女子，她便急忙讓身旁的侍女去取披風。

賀二夫人臉色難堪的朝她說了句客套話，又對著同樣一身濕的何為安致謝。

不管怎樣，方才是他救回了女兒，只是女兒此時狼狽，她也不好多說，對何為安說改日再備厚禮上門致謝，又同紀二少奶奶匆忙辭別後，便帶上女兒回了府中。

自這日過後，明綦便一病不起，可事情卻並未因此平息。

明綦被何為安抱上岸時，兩人渾身濕透、肌膚相貼的一幕在眾目睽睽之下，避無可避。

所以不過幾日，事情便傳開了，甚至坊間也開始流言四起，街頭傳謠者口沫橫飛，說得活靈活現，彷彿當日自己就在現場般。

事態發展至此，賀家也明白了過來，且不論當日落水一事的具體內幕，這上京城中鋪天蓋地的流言若是沒有人在推波助瀾，斷不可能發展至此。

賀家曾出面干預制止過，奈何眾口難堵，收效甚微。

自古女子閨閣清譽最重，賀二夫人對此咬牙切齒，覺得那幕後推手顯然是要把女兒往絕路上逼，過去不乏有遇諸如此事故的女子，其中有那性子剛烈，或為家族名聲尋了短見的，也有那為了名聲匆匆嫁了人的，無論做何選擇，吃虧的總是女子。

要想制止謠言，便只能找出源頭，偏生派出查探的人，查到的都是些無關痛癢的零碎消息，賀二夫人心中恨極，卻也只能打落牙齒和血吞，想著若是哪日被她揪出了那幕後黑手，不管對方是何身分，她絕不會放過。

孫女出了事，賀伯庸也早有耳聞。

這日下了衙去探望了還臥病在床，燒得迷迷糊糊的明綦後，便使僕人叫來了二兒子與二兒媳。

望著下首站立皆面帶鬱色的夫妻兩人，賀伯庸心中歎了口氣，沉沉開口，「關於年年的事，你們作何打算？」

賀素卿欲言又止，賀二夫人眉頭輕蹙著，張了張口，卻又閉上了。

賀伯庸望著，搖了搖頭，複又開口，「既然你們都不說話，那我就來說說我的看法。年年的事情拖不得，當日救年年那年輕人，我也見過他幾面，如今就在翰林院供職，雖出身不顯，但到底家世算得上清白，能在弱冠之年做了庶起士，也算少年英才。」

「我閱過他的文章策論，求實務正，與之相比那些花團錦簇，辭藻堆砌，藉機阿諛之人來說，倒顯難得，是個不錯的苗子。」

賀伯庸話音一落，賀二夫人便焦急開口，面帶苦色，「爹！」

他擺了擺手，「妳不必多言，我知妳心中所想。我不是為了賀家名聲在逼妳和年年，年年亦是我從小疼愛到大的嫡親孫女，若非仔細考量過，我又如何會這麼說？此事你們夫妻倆可回去再詳細協商，只是拖得越久，對年年和賀家越不利。」

「那何家年輕人，既對賀家有恩，改日可邀他至府上做客，你們看過後再做決斷也不遲，你們先回吧，我書房中還有事需處理。」賀伯庸看著猶猶豫豫的兒子兒媳不再多言。

「是。」

賀素卿於是帶著夫人退下了。

夫妻倆一路無話，回到房中商議後，還是決定按照老爺子所說的，先把人請到府中，看過後再做打算。

雖說何為安救了自家寶貝女兒，賀二夫人對此人的看法卻略微複雜。

非她心思狹隘，實在是當日事情發生得太過湊巧，乃至於後來京中傳聞推波助瀾，樁樁件件都對此人有利，賀家迫於流言嫁女自然對他而言最好，賀家不嫁女，被指指點點的也只有賀家跟明綦。

賀二夫人自幼長於伯府，在這上京城中見多了陰謀詭計，陰私齷齪，也見了不少寒門舉子一朝高中後，為攀附權貴不擇手段。

就拿那今年的新科探花郎來說，長得英俊瀟灑，談吐不凡，不過二十出頭歲，打馬遊街時，引得不少閨秀為其傾心。

在瓊林宴上，徐探花入了正在為女兒婚事煩心不已的工部侍郎王大人的眼，雖知他早已成婚，但仍幾次邀他過府，席間更是出言暗示，自己看好他，關係有意更近一步。

徐探花也是個野心勃勃之輩，當即假借酒意說自己的糟糠妻子粗鄙不堪，乃家中雙親被人矇騙所娶，娶回家後，家中上下皆後悔不已，那女子不敬雙親，更是一直無所出，自己為此也是頭痛不已。

就這樣一個有心，一個有意，雙方一拍即合。

王家女兒早在那日遊街時便相中了一表人才的探花郎，王侍郎便直言只要他休妻後，自己可將家中嫡女嫁與他，徐探花假意推辭了幾番後就應了下來。

第二日，他就休書一封寄往了還在老家苦苦等待丈夫歸來的妻子。

要說王侍郎之所以不介意自己女兒為繼室，皆因女兒先後定了兩門親事後，男方竟然都在成婚前出事。

一個突發疾病死了，另一個更是在婚禮前夕意外墜馬身亡，女兒也因此落得一個剋夫的名聲，各府公子對其避之如蛇蠍，婚事也就一直拖到了現在，女兒近二十了婚事也無人問津。

那願意娶的，要麼是年紀與自己相仿，甚至比自己還大的鰥夫，要不就是他一眼都不想多看的破落戶。

萬萬沒想到柳暗花明，自己竟然還能得探花郎為婿，王侍郎心中得意，便也不去在乎那京中傳言了。

此事還是在紀府遊園會時許夫人悄悄向賀二夫人透露的，也是因著許夫人的娘家和王家有姻親緣故，許夫人才知道得這麼詳細。

賀二夫人和許夫人皆對王侍郎的做法嗤之以鼻，覺得他是人老昏聩了，這徐探花能這麼輕易的就休棄糟糠之妻另娶，可見其人品下流，偏生王侍郎竟還覺得自己撿到了寶。

實是有太多前車之鑒了，賀二夫人對何為安實在放不下心來。

女兒還臥病在床時，她便悄悄派人去了他老家河東邑安打探情況，又在京中調查了他所有往來之人，確實沒查出女兒落水和流言之事與他有關聯。

想來他一清苦舉子也沒這麼大能力能在京中做出這麼大動靜後，還能抹去所有痕跡……

如此一想，她對於何為安的質疑倒是打消了些許，只是何家也實在太清貧了些，派去他老家的僕人回稟說他家中有一寡母，和兩位已成家的哥哥，家中以務農為生，家中為供他讀書，窮得叮噠響，生活拮据。

這樣的人家，女兒嫁過去日子能過得好嗎？

懷著滿心不安，賀素卿夫妻在女兒病情好轉之後，便邀了何為安過府。

賀素卿在堂中接待他，寒暄幾句再一番道謝後，全然未提女兒的事。

賀素卿有心試試何為安，加之自己本身偏愛風雅，便只跟對方聊起文章，一來二去發現此人恭敬有禮，不卑不亢，言語間引經據典，頗有才思，倒也漸漸相談甚歡。

賀二夫人帶著女兒在屏風後悄悄的打量著堂中的年輕人。

上次雖在紀府見過何為安，但那時一顆心都在女兒身上，對於岸邊之人不過匆匆一瞥，只記得身形比一般人高大了些，其他的什麼都沒看清楚，更是不記得人長什麼樣。

如今一瞧，此人身材和賀素卿相比算是高大挺拔，許是因鄉間耕讀，身形也不似一眾學子那般清瘦。

立如蒼松，靜坐如鐘，看起來人還算牢靠，眉眼算得上英俊，臉部輪廓清晰，五官端正。

雖心中對他還有些成見，但賀二夫人也不得不承認，此人起碼身形樣貌不差，甚至比之前相看的幾家公子要好上許多。

加之剛才聽他與丈夫談話，應對得體，絲毫不見局促之意倒也難得。

丈夫一身所學皆是由公爹親自教導的，確實是有真才實學的，只是因刻板固執，不懂變通，又無心官場，是以仕途不順。

母女倆在屏風後立了不久後，便回了內院。

路上明綦一直低著頭，髮間的步搖隨著步伐輕輕搖曳著，一句話也無。

賀二夫人望著女兒低垂的頭，心中一陣歎息不忍，可事已至此，沒有更好的選擇

了。

回到賀二夫人的院子後，母女倆說了會話，考慮到女兒大病初癒，便讓她先回房休息了。

見過何為安後，賀素卿便去西跨院稟了父親，說自己已經見過了何為安了，表示對方人品才學確如父親所說，皆是不俗，不出意外的話，年年的婚事會儘快定下來的。

賀二夫人雖心中還有不甘，但也知道此事已難再轉圜了。

幾日後，賀二夫人只帶著身邊的老嫗嫗輕車簡從回了趟娘家忠勤伯府。

忠勤伯府的夏老伯爺也就是賀二夫人的親爹，年逾古稀，近十來年迷上了修道成仙之事，早幾年就搬到城外香雲山上的道觀內去虔心修行去了，一年都難得回來幾次。

賀二夫人知道今日是哥哥的休沐之日，便早早的過來。

和嫂子鍾氏道明來意剛聊了幾句，賀二夫人的同胞哥哥夏言均便趕了過來，知道妹妹來意後，夏言均沉默了片刻。

外甥女那日在紀府落水後，他也曾派人去過賀府探望過。

京中關於外甥女的流言，他更是早就派大理寺的人調查過，據他所查到的消息，事情實在是一團亂，其中除了紀家，甚至牽扯到了忠勤伯府。

他實在是不敢把自己查到的事告訴妹妹，就怕依著她的脾氣，會不管不顧的找對方撕破臉，那麼做不僅對外甥女的事情毫無幫助，且紀家勢大，現在並不是鬧僵的好時機。

夏言均沉思了片刻，開口道：「既然妹夫和賀老太爺都已同意，妹妹也不必太過憂心。何為安此人我也曾託人仔細打聽過，除家境清貧些，其他倒皆無可挑剔處。此人年紀輕輕，家中毫無助力竟也入了翰林，如今有賀府和伯府的提攜，定能讓他留任京中，仕途坦蕩。」

賀二夫人除了嫌棄何家清貧之外，最擔心的便是女兒嫁了他之後，萬一翰林院的散館考核未過，被派到外地任職，那她的女兒也要跟著去受苦。公爹雖掌翰林院，但鐵面無私，為人清正，斷是不可能會為了此等小事而特殊對待他的。

聽哥哥這麼說了後，賀二夫人心中稍稍又放心了些。

哥哥身為大理寺卿，既然他都查了那何為安沒問題，那想來應該真的只是自己想多了。

又聊了幾句後，推辭了兄嫂的挽留，她帶著嫗嫗又匆匆回了賀府。

第二章 一切都是算計

上次從賀府回來後，何為安便知道自己兵行險招這一步棋賭對了。

他知道在紀家設計這一齣既瘋狂又大膽，可他何為安能走到今日靠的從來就不是老實和本分。

在這官僚橫行，世家子弟遍佈的上京城中，像他這樣的寒門子弟即便高中一甲也

就是在金榜題名時那曇花一現，其後大多籍籍無名。

更何況像他這種二甲出身多如過江之鯽的普通進士，往往到後面不過都成為那些官宦子弟的墊腳石而已。

何為安不甘心，憑什麼舉全家之力，節衣縮食的供自己寒窗苦讀十載，到頭來僅僅是這麼個結果而已？

他自認並不比京中官宦子弟差在哪裡，就因出身不顯，像他這樣的寒門進士就要受到諸多不公待遇？

他至今仍記得自己幼學時期，夫子在和他們講完「是非成敗本無定，王侯將相寧有種乎」那個典故後那落寞無比的眼神。

夫子是建寧十年乙卯恩科進士，高中後被朝廷派往北邊苦寒之地任知縣，一任就是六年，可惜這六年來因夫子不願與當地鄉紳同流合汙、欺壓百姓，被同僚排擠，上官呵斥，後被朝廷一貶再貶。

夫子徹底心灰意冷，憤而辭官歸故里，在鎮裡開學館授課。

當時學的那句話，和夫子那時的神情激勵了自己，每每當自己堅持不住時，就會因為這句話鼓起一股勁，憑著那一股蠻勁，他也成為了建寧三十年恩科他們那個州縣唯一考出來的進士。

他如今雖入庶常館學習，可即使三年後考核合格，想在這盤根複雜的朝中立穩腳步，對毫無背景的自己而言，無異於癡人說夢。

朝中局勢波譎雲詭，天下能人盡聚於此。

這上京城中最不缺的便是才能出眾者，唯有權勢才是立足之根本，君不見那年少意滿的探花郎，為了那權勢眨眼就能拋棄與自己相伴多年的髮妻另娶？

京中的繁華富貴，權勢利益迷人眼，亂人心，何為安也不例外。

這樓宇層疊的魏國之都他既然來了，就不會輕易離去，所以他不惜劍走偏鋒，只為能夠達成目的。

賀家就是何為安看中的那根能助自己在京中立穩腳跟的高枝——賀家是京中的百年名門清流世家，在朝根基深厚，於他是再好不過了。

原本一開始他的目標並不是賀明蓉的，賀家門楣清貴，二房縱使不顯，也有一定的分量，所以一開始他就將主意打到了庶女賀明蓉的身上。

他明白依著自己的身分即使是賀家的庶女也不是他能肖想的，所以當他知道賀家女兒會去紀府赴遊園會時，他便費盡心機的去接近同在翰林任職的紀家大房的二公子。

何為安在趕考時結識了一位朋友，後來對方因為落榜要回家鄉，在為對方餞行之時，偶然間聽他說起自己有一位同鄉，在紀家別苑做灑掃侍女，因家中母親病重，竟膽大妄為想偷拿主家的東西換取銀錢給母親治病。

好在同鄉在動手前和他提了一句，當時他立即就嚴詞唬住了她，紀家的東西多半珍貴，更不乏宮中賞賜下來的寶物，像她這樣堂而皇之的下手，肯定馬上就被發現。

再者她毫無門路，想找到買家，換銀子給自己母親治病是根本不可能的，怕是銀

子還沒到手時，她就已經被紀府的人捉了起來，到時候別說救母親，自己的小命也難保。

何為安聽後，頓時計上心頭。

透過朋友牽線，他結識了在紀府別苑灑掃的同鄉侍女，再以重金許之，請對方幫忙。

到了紀府遊園會那日，因當日所邀請賓客眾多，果然從別苑抽調了許多人手過去，那名侍女正在其中。

當日一切都很順利，事情也都按照自己所想發展，只是不知道為何那落水之人竟然變成了賀家的四小姐。

如果只是庶女，家中很有可能為了名聲就匆匆許配嫁人，可變成嫡女後，一切就複雜的多了。

和賀明蓉相比，賀明綦的母親出自忠勤伯府，有個做伯爺的外祖，和大理寺卿的舅舅，恐怕不會輕易讓步，甚至有可能戳穿他的把戲。

因此，何為安第一次心裡沒底了起來。

不過後來京中顯然有人在操縱，流言越演越烈，何為安立刻意識到了，這是有人在幫自己逼賀家將女兒嫁給自己。

那人不會那麼好心，要麼是賀家得罪了人，要麼就是京中有人不願看到賀家和別家結為姻親。

果然在賀夏兩家的干預下，閒言閒語依舊滿天飛，賀家終於按捺不住的邀自己過府了。

出了賀府後他便知事成了，雖賀素卿未向自己提起那日的事，但他言語間的試探，顯而易見。

十日後，賀家再次遣了僕從請何為安過府。

此次堂中賀素卿一身常服，賀素昀身著二品錦雞補錦袍官服，賀伯庸亦是身著官服端坐在堂中首座。

何為安忙上前去依次見了禮，賀伯庸頷首，示意他坐下說話。

「學生不敢。」何為安惶恐回道。

賀家兩兄弟的目光注視著他，讓他不由得緊張，特別是賀素昀年至不惑，周身自帶一股威嚴，雖只掃視了他一眼就收回了目光，卻讓他生出了一種對方已然看穿了自己的錯覺。

然而事已至此，何為安不甘前功盡棄，只默默凝神站立，面容沉靜。

賀伯庸見他執意不坐，便也不強求他，抬手撫鬚後，望著面前站著的年輕人道：

「你既入翰林學習，喚我一聲老師也不為過。」

他恭敬道：「學生之幸。」

賀伯庸點了點頭，繼續說道：「想來你心中也大約明白，今日請你前來不為公事，乃是我賀家私事，你也不必拘謹。」

「前些時日你救我孫女一命，於我賀家是大恩，雖犬子已謝過你了，但救命之恩，恩重如山。今日特意邀你前來，便是想許你一個承諾，無論你所求為何，在我賀家能力範圍內，不觸國法，不違道德，我賀家必定竭力成全於你。」

「那日學生能有幸相助貴府千金，倍感榮幸，舉手之勞，不敢再邀功。賀郎中與夫人已幾次致謝，並酬以厚禮，學生慚愧，本不應再……」何為安說著，面露愧色，停頓了下來，頭也微微垂著。

賀素昀依舊轉著手中的杯盞，神色不明，賀素卿望著大哥，見他不置一詞，又轉頭看向坐在上首的父親。

賀伯庸面容慈和，嘴角帶笑，「無妨，你心中有何顧慮不妨直言。」

何為安聽罷，撩起袍角直直的跪了下去，「學生慚愧，那日情急之下雖僥倖救了貴府千金，但亦使其遭受諸多不實流言，累及小姐聲譽，學生有罪。」

「然事已至此，學生亦是無力轉圜，學生自知身分低微，不敢做他想，但貴府小姐淑女千金，蕙質蘭心，京中美名盛傳，學生亦是仰慕已久。今日斗膽向賀郎中求娶掌上明珠，若學生有幸，必將珍之、愛之，護其一生，倘若貴府千金已有婚配良緣，學生亦不敢強求。」

賀伯庸注視著堂中跪著的年輕人，臉上笑意更深了。

他是有意把年年許配給何為安，只因這是目前來說最好的選擇。

但他賀家的女兒不是沒人要，即使是嫁人，也要對方有那個意思主動求娶，若對方無意，用賀府的權勢相逼得來的姻緣，反倒不美。

而這眼前這個年輕人，接住了自己遞給他的臺階。

先是把過錯攬到自己身上，擺正自己的身分，再開口求娶，表明自己的態度，最後又把選擇權交到自己的手上。

年年到底有無婚配還不是賀家一張嘴的事？若是不滿意他，那就可以是有；若是不嫌棄他，那就可以讓她沒有。

話說得漂亮，進退有度，不見諂媚之色，更不邀功自傲，這個何為安此時倒真正讓他生出了幾分欣賞之情。

賀素昀也放下了手中的茶盞，嘴角勾出一絲笑意。

賀伯庸看向自己的兩個兒子，輕聲問：「此事你二人怎麼看？」

賀素昀打量著何為安，又一笑，朝著父親回道：「何庶常眉目疏朗，秀出班行，是為良才，此事全聽父親做主。」

「兒子也全憑父親做主。」賀素卿跟著道。

賀伯庸站了起來，走到何為安身邊準備俯身攙扶其起身，何為安見狀忙站了起來，不敢讓對方彎腰。

賀伯庸拍了拍他的肩，「我兒方才所言亦是我心中所想，為安，你身為少年進士不必妄自菲薄，你此時可知我意了？」

何為安眼角眉梢上都是喜意，又準備跪下去，賀伯庸及時扶住了他，何為安只得作揖垂首行禮。

他激動的開口道：「學生不才，得老師和兩位大人抬愛，心中感激萬分，此後餘

生必待貴府千金如珠如寶。」

「好好好！」賀伯庸滿意的看著他。

賀家兩兄弟也走了過來，賀素昀開口道：「往後既是一家人了，為安就不必如此見外了，以後私下你可喚我一聲大伯父即可。」

「對，我大哥說的是，為安，往後我們就是一家人了，無須再見外了。」賀素卿鄭重的說道。

「是，小侄見過大伯父，伯父。」何為安依次見禮。

松濤堂內四人又閒聊了一番，何為安便施禮道別，言自己回去就準備提親之事，不日再登門拜訪。

賀伯庸遣僕從送他出府，見人已走出院中，望著他的背影，單手撫鬚，口中輕歎，「此子假以時日，未必不能成大器，甚好！甚好！」

賀素卿聽完父親的話，想起剛才兄長所言，方才他以為兄長所說不過是些場面客套話而已，現下卻好似真的？

「父親，何為安當真有兄長說的那麼好？」

賀伯庸望著次子，搖了搖頭，沒好氣的說：「你莫不是以為我翰林院是個人都能進的，怎地！」

賀素卿赧然，當年他也曾下場考試，但是那年朝廷並未進行館選，他並未參與過，但也知道庶起土的選取有多嚴苛，便是今年上百進士中也只選了七人進庶常館學習。

由此可見，何為安是真的有才華。

安瀾院內。

賀二夫人望著如花似玉的嬌嬌女兒，心中千言萬語想勸解她幾句，可又不知從何說起。

任那何為安再是不錯，可女兒此番低嫁，委實是太過委屈了，便是在自己看來樣樣不及明綦的庶女賀明蓉，來求娶的她好歹也都是些家境殷實的官宦之家。

想著自己的嫡親女兒往後嫁的人家門第許是會比那庶出的還要低，賀二夫人只覺得心中更是憋得慌，重重的歎了口氣。

明綦見狀，知她心中在為自己難過，亦是捨不得她。

落水之後，自己因驚嚇過度臥病在床，隨後又發生了那諸多令人糟心的事，母親既要照料自己又要勞心費神處理一干事宜，不過短短月餘，人看著都憔悴了許多。

賀二夫人今日穿著半舊不新的天青色繡魚戲蓮葉間的緞面衣裙。

雖已生育一子一女，年過三十，但平日保養得當，皮膚瓷白細膩，姣好的面容上竟還無一絲細紋，可見蒼天厚愛，但現下眼底卻有些暗青，秀眉蹙著。

明綦撫上母親的眉間，輕輕撫平那細小的川字，微微一笑，「娘親，不必擔憂，祖父既然同意了，想來此人必不會差，且他年紀輕輕的就做了庶起土，更是難得。

女兒聽說他是這一批庶起土中最年輕的，模樣那日女兒也見了，算是不俗，條件不差，又救了女兒一命，或許這就是上天定的姻緣。」

明綦是多麼好的孩子啊，即使到了現在還來寬慰自己……賀二夫人望著女兒的笑靨，心中更是酸澀，臉上勉強擠出笑意，點了點頭，柔聲回她，「嗯，就像我女兒說的，既是天定良緣，我的年年此生定無憂愁，喜樂一生。」

五月初十，何為安請的媒人便正式上賀府提親，求娶賀家二房大姑娘賀明綦，賀家同意了，待到七月流火之時，兩家已過完了五禮，婚期定在來年秋天的九月二十三。

賀二夫人雖同意了女兒與何為安的婚事，但卻不捨女兒太早嫁過去，這才定在了來年秋天，若不是十八出嫁晚了些，她恨不得再拖上一拖。

賀素卿見女兒還未滿十六，心中也是不捨，又見何為安對婚期沒異議，便同意夫人的要求，婚禮便定在了來年秋天。

賀家要將女兒嫁給何為安的消息一出，京中各府並不意外，早前那樣鬧過之後，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

倒是與何為安同在庶常館學習的其他庶起士，均是向他道喜，言語間不乏豔羨，諸多打趣他。

賀府內院，酷暑已過，但仍舊有些悶熱。

安瀾院中植著一棵綠蔭如蓋的老槐樹，今日無一絲風，樹葉紋絲不動，明綦此時坐在樹蔭下，微微斜著身子督促著剛散學不久的弟弟賀明博做今日的功課，雨霏立在一旁給姊弟兩人搖著扇子。

雨雪快步跨進院中，走到小姐身側柔聲道：「小姐，五小姐朝著安瀾院來了。」雨雪和雨雪是賀二夫人在明綦十歲時親自為她挑選的貼身丫鬟，雨雪大她一歲，而雨雪和她同年。

四月因明綦落水一事，賀二夫人責怪貼身伺候的雨雪護主不利，罰了她二十板子，她在床上躺了足足一個月才好。

當時的明綦燒得迷迷糊糊的，也是病情好轉了後才知道此事，見雨雪還動彈不得，明綦特意去求了母親，請來府醫為其治傷開藥，又拖拉了半個月後雨雪才下了床。明綦聽到雨雪的稟報，輕輕「嗯」了一聲，並未動。

賀素卿有一妻一妾，共有二女二子。賀明綦與賀明博皆是賀二夫人所出，即將弱冠的庶兄賀明章，與剛及笄的庶女賀明蓉，出自妾室杜姨娘，杜姨娘素有才名，氣質婉約，頗受賀素卿疼寵。

身著淺碧色衫裙的賀明蓉帶著侍女盈盈踏進了安瀾院，見長姊和幼弟坐在院中，笑著上前曲身行禮，「妹妹不知姊姊在陪明博讀書，貿然前來打擾了。」

明綦抬手過去糾正弟弟的握筆姿勢，示意他繼續寫，自己緩緩起身望向賀明蓉，回以一笑，「無妨，不知妹妹前來可有何事？」

賀明蓉有張巴掌大的小臉，眉眼清麗，聞言俏皮一笑，「並無他事，只想著幾日未見姊姊，心中甚是思念。」

明綦邀她去亭中，以免打擾正在寫字的弟弟，而兩人剛一入坐，雨霏奉了茶來。

她親自給庶妹斟茶，笑道：「近來天氣悶熱，我實是不願多走動。」頓了一頓，看向對方又打趣道：「聽聞近日府中來了好幾位媒人，俱是來為妳說親的，不知道妹妹心中可有看中的。」

從自己的親事一定，杜姨娘也急了起來，有意無意的去母親跟前說過幾次——賀素卿雖有幾分喜愛杜姨娘，但對妻子亦是敬重，從不插手內宅之事，所以賀明蓉的婚事還是賀二夫人做主。

賀明蓉面帶紅霞，嗔道：「姊姊快別笑話我了，婚姻大事自是全憑母親做主，母親選中的定是極好的。」說著，她眼珠一轉，「倒是聽說祖父對我那未來的姊夫，讚不絕口，也不知我什麼時候能見上我那未來姊夫一面啊。」

明綦但笑不語。

「姊姊妳真好看，特別是這一雙眼睛，是我見過最好看的雙眸了，真正的眉眼如畫。」賀明蓉望著長姊真心實意的誇讚道，心中有些酸澀，隨即又「哦」了一聲，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似的笑嘻嘻的又開口，「對了，祖父壽辰將至，想來我那準姊夫應當也會來吧？」

明綦點了點頭，笑言道：「嗯，應該會來，怎地，妳還要去偷看他不成。」

「那是自然，我已經迫不及待的想看看我未來姊夫長什麼樣了，姊姊妳到時候可不許向母親告狀哦。」賀明蓉嘻笑道，眨了眨眼睛。

明綦望著她，笑著搖了搖頭，「妳啊妳。」

姊妹倆又閒扯了幾句，賀明蓉就帶著侍女離開了安瀾院。

雨雪望著離去的主僕倆，心中鄙夷。

五小姐仗著杜姨娘受老爺寵愛，自己也常在老爺面前討巧賣乖，哄得老爺很是開心，日常吃穿用度竟隱隱和自家小姐比肩，偏那張嘴慣會哄人，夫人和小姐也從不說她。

每回見她花枝招展的模樣她都覺得心中憤憤，偏偏五小姐又時常愛來安瀾院中晃悠，以為自己有多讓人喜歡似的。

送走了賀明蓉，明綦又回到院中的那棵老槐樹下，見弟弟已經寫完，正端坐著等自己過去，摸了摸他頭上的總角，又捏了捏他白嫩嫩頗有肉感的臉頰。

她輕笑道：「好了，別皺著眉頭了，人都已經走了，趕明兒就要有皺紋了。」

弟弟不喜歡賀明蓉，總說她壞。

早幾年弟弟倒也沒有這麼排斥她，是前年有次在家中見她打罰奴婢，竟拔了頭上的簪子直直往婢女身上刺去，那婢女身上被刺了好幾個血窟窿才見她停手，就很排斥她的親近了。

弟弟要明年才滿十歲，那時不過才六七歲剛剛記事，可那一幕太過怵目驚心了，還是讓他印象深刻，任憑後來賀明蓉怎麼討好他，他都對她愛搭不理的。

明綦對此也沒說過什麼，她也一直對這個妹妹很難真正的親近起來，總覺得她常常是戴著面具在和自己說話，那種感覺怪怪的。

加之她上回在紀府發生的那個意外……

當時她之所以會去湖邊，正是因為賀明蓉提及聽紀府侍女說湖岸風光不錯，邀她

過去的，隨後她稱有事自己先行離開了。

但她本就想尋個清淨處，見岸邊甚是幽靜，且湖面波光粼粼，微風拂柳，便留了下來，後又見岸邊好似掉落了塊女兒家的帕子，猜許是哪家貴女遺落下來的，想著女兒家的東西萬一被府中僕從或者外男拾到了多有不便，便想走前幫忙撿起。誰知那岸邊泥土甚是軟滑，一個不慎竟跌落湖中，雨雪不會水只得在岸邊焦急呼救，遂有了後面那一齣。

現在想來當日種種看似都是意外，卻又太過巧合了。

「哎呀，姊姊妳又捏我臉，我要去同母親說，我的臉就是被妳捏腫的。」賀明博一雙圓溜溜的眼睛瞪著她，嘴唇嘟起，搖頭晃腦的想脫離自家姊姊的魔爪。

賀明博正是貪嘴的時候，又是家中老么，賀府上下都寵著他，是以被養得玉雪圓潤，又因年紀還小，圓頭圓腦的，像極了那畫像上的童子，看著很是招人疼愛。明綦就時常喜歡捏他的臉，覺得肉肉的，手感甚好。

「阿姊，與妳訂親那人是不是不好？我常看見母親歎氣，我上次還聽見玉嬾嬾和母親說悄悄話，說那人是窮鄉僻壤出來的，家裡很窮的，飯都吃不飽的。」賀明博說著又皺起了眉頭，在他心中如果連飯都吃不飽，實在太痛苦了，近來因為他的體重過重，母親都不讓侍女給他吃零嘴了。

明綦看著弟弟這小大人的模樣，無奈的笑著問他：「怎麼突然問起這個了，可是聽見方才我與你五姊姊的談話了？好啊你！寫著功課還走神是不是？你說說我該怎麼罰你？」明綦說完伸出纖細的食指點了點弟弟的額頭。

「我不是故意的，她那麼聒噪，我想不聽見都不行。」賀明博嫌棄的哼了聲，說完又拽著姊姊的袖子，小聲道：「阿姊，我去求求祖父讓他給妳換一家好點的行不行？」

明綦看著年幼的弟弟那臉上明晃晃的擔憂，心中感動，又摸了摸他的腦袋，笑著道：「你上回在母親那裡定是聽錯了，他姓何，可厲害了，年紀輕輕的就被選為庶起士了。姊姊悄悄和你說啊，咱們爹爹可都沒他厲害，姊姊很開心，你可不許去祖父那裡亂說，當然如果以後我的阿弟也有這麼厲害，姊姊會更開心的。」

「嗯，阿姊，以後我要比他還要厲害！」賀明博重重的點點頭。

「那這樣的話，以後我們的小明博作功課時可不能再偷懶了哦。」

「阿姊……」一說到功課，賀明博苦著一張小臉，哀怨的看著自家姊姊。

第三章 小舅子的警告

秋去冬來，賀府內的海棠花開了又謝，寒意侵襲，奴僕們都早已換上了冬衣。

府中上下一派忙碌的景象，皆因兩日後便是賀伯庸六十五的壽辰了。

賀伯庸不欲大辦，但因學生與親朋太多，即使不大操大辦，也預算了近六十桌的賓客，賀大夫人早早的便與弟妹商量著張羅宴席了。

自賀老夫人病逝後，賀家便一直是賀大夫人掌家，一般年節府中忙碌之時，賀二夫人也會幫襯，更別說公爹壽辰這種大事，做兒媳的更是不能躲懶了，事事恨不得親力親為，力求做到盡善盡美。

這段時間無論是大房還是二房都忙得腳不沾地的。

明綦因即將出嫁，這次府宴賀二夫人便帶著她一起，打算讓她先練習練習，先前雖早就教過她管家之事，但真正動手讓她去做卻少之又少。

轉眼到了賀伯庸壽辰當日。

賀府內賓客雲集，燭光相輝，一片喜氣洋洋，賀家的小輩們均一早齊聚西院給賀伯庸拜過壽了，此時都在各司其職的盯著壽宴待客一干事宜。

何為安作為準孫女婿，也早早到了，呈上賀禮後，僕人將其領到園中先稍作歇息，園中已聚了不少人，多是朝中同僚和些名士，見還有幾位翰林院官員，何為安走過去同他們見禮寒暄。

一番寒暄過後，何為安找了個人較少之處，靜靜坐下，腦中在沉思事情時，忽覺衣袍被人扯了一下，轉頭低下一看，是一位八九歲的圓潤小童，正拽著自己的衣角。

何為安知道賀明綦有個弟弟，今年九歲，見這小童衣著用料考究，猜想他應該就是賀府那位小少爺了，果然下一刻小童就開口證實了他的猜測。

「你就是那位和我阿姊定了親的何庶常嗎？」賀明博抬頭問他。

「是我。」何為安點點頭。

「那你以後要對我阿姊好些，雖然她總愛捏我臉，還老盯著我功課不許我偷懶，但她還是我最喜歡的阿姊。我阿姊可漂亮了，你若見過她也會喜歡她的，你以後若是敢讓她傷心了，我定不會放過你的。」

賀明博說完，圓溜溜的眼睛直直看著何為安，像是在等他的承諾。

何為安看著眼前小童，忽然想起了那日在紀府時的情形。

當時抱她上岸時，因兩人俱是一身狼狽，他不過匆匆一瞥就轉開了視線，連她模樣都沒看清，到現在唯一還有印象的，就是抱著她時掌下觸感那纖細柔軟的腰肢，以及那張白得晃眼，無一絲血色的小臉。

何為安收回思緒，看著眼前的小孩，臉上笑意清淺地回他，「好。」

賀明博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回答，心中歡喜，臉上立刻揚起了笑意，正欲再開口時，忽然聽到找尋他的聲音。

「那你要記住你說的話哦，以後我們就是兄弟了，下次你來府中時，我再來尋你玩。」賀明博說完就急忙跑開了。

何為安看著那慌張離去的小身影，為自己突然多了一個這麼小的弟弟，心中好笑，不過想想他倒也沒說錯，自己娶了他姊姊後，他可不就是自己的兄弟了？

賀伯庸壽宴一過，就臨近年關了，庶常館也在前幾日閉館了，寒冬臘月的，因著各家採買年貨，街上行人倒是不少。

昨夜剛下了一場大雪，城中一片銀裝素裹的，巡城營的一早便組織了人鏟去了城中道路上的積雪，保持城中道路通暢。

天寒地凍的，何為安已經好幾日沒出門了，此時正窩在家中案前，奮筆疾書，眼中帶有倦色。

他前幾日接了個活，今日便是交稿之日了，之前寫了幾篇，卻怎麼都覺得不甚滿意。

昨夜望著窗外的風雪，忽而文思如泉湧，一提筆就停不下來，他熬了一宿，望著昨夜的成果，心中欣慰，正提筆抄錄之時，門外傳來了敲門之聲。

在庶常館學習的庶起士們，吃住都得自己解決，何為安在館選過後，便找了人牙子租了這處離翰林院不遠，位在城西青石巷的小院子。

因為喜靜，他未與人合租，上京城中物價貴，這小小的院子更是一月要三兩銀子，半年一付，好在他之前在老家時積攢了一些積蓄，到了上京城不久後又重操舊業幫人代筆文章，手頭倒還寬裕。

因家中清貧，何為安早在十三、四歲時，除日常學習外，便是想著怎麼賺錢。他幫書鋪做過抄錄，字畫，各種各樣的活計，書鋪掌櫃知道他是府學的學生，知道他家貧，後來有次偷偷詢問他願不願意幫人代寫文章。

不論哪個時代的文人學子們都是頗有傲氣的，而能考入府學的學生們更多是寧折不彎的，在他們看來耗費自己心血所著的文章，若是交與他人署上他人名字，無疑於是在出賣自己的靈魂，羞辱自己的名節，是為所有文人所不齒的，要遭人唾棄的。

何為安倒不在乎這些，對於這種文人氣節，他向來就不認同，人生在世，若是連自己和家人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，那讀再多書都白搭。

幫人代寫文章比抄錄報酬要來得高多了，一篇文章從幾兩到十幾兩，當然如果遇上雇主滿意，又出手大方，給幾十兩的人也大有人在。

何為安當即答應了下來，掌櫃說要先拿一篇他之前寫的文章去給買主看看，覺得合適就會聯繫他，掌櫃同他說府學學生們的文章在世面上很是很受歡迎的，不必擔心這筆生意做不成，後來那買主果然同意了。

自那以後何為安一有空就會幫人代寫文章，到上京後，他多方打探，又開始了重操舊業，不過如今他賣文章的事做得隱蔽多了，中間特意轉手了幾趟經手人，最後直接和他接頭的更是他自己的人，畢竟他已經入了朝堂，這種事萬一傳出去終歸於名聲有礙。

何為安放下手中筆，不知這都除夕了，誰會此時來找自己？和他交好的那幾位同科，兩位早已回了老家，一位家就在京中，可這除夕應當也不會出來尋自己。因老家在河東比較遠，而庶常館元宵過後就會開館，若是回老家一來一回時間根本就不夠，是以他留在了京中。

他披上了外袍，快步走出院子，打開大門，只見門外站了個年輕女子，手中提了個大大的食盒，女子面容清麗，身著賀府奴僕的冬衣，不遠處還停了輛馬車。門剛打開，看到人後，雨霏便揚起了笑臉道：「何公子，奴婢是賀府的侍女，因今日除夕，聽聞您未歸家，奉我家主人之命，送些膳食過來，略表心意，還望您能收下。」說完把手中的食盒朝他遞去。

何為安愣了一下，才接過食盒，雖心中還有些不解，還是微笑道：「晚輩謝過賀大人，勞煩姑娘跑一趟了。」

「不敢當，奴婢先回去覆命了，公子安康。」

雨霏曲身施禮後，便踏上馬車離去了。

何為安看著手中的食盒，心中莫名，站了一會兒，才慢慢關上門回了房中。

把食盒放在桌上，打開後，因食盒內部裹著一層厚厚的棉布，菜竟然還是熱的，可見是剛做好就匆忙送了過來的。

食盒上下共有四層，何為安一層一層打開取出裡面的菜碟，竟足足有五個菜加一盅湯，還配了一大碗砌得實實的飯。

何為安看了眼這白飯，心中忽然明白了過來，臉頰爬上了淺淺的笑意。

桌上還有他昨夜囫圇下只吃了幾口的麵條，這會兒麵上漂浮的油都已經凍成白色凝結在一起了，再想著自己這幾日因為沒有出去，隨便對付的吃食。

此刻看看桌上剛從食盒內拿出來一看就是色香味俱全的精緻膳食，頓時胃口大開，拿起筷子大快朵頤起來。

安瀾院內，剛用過早膳的明綦見雨霏回來了，忙上前問她——

「怎麼樣了，他可願意收下？有說什麼嗎？」

雨霏看著小姐著急的模樣，笑著回道：「奴婢照小姐說的，何公子收下了，朝老爺致了謝。」

前兩日，明綦跟母親閒聊時，得知何為安一個人在京中過年，不知為何，今天一早起床便想起這件事，又想起弟弟之前說的他窮得連飯都吃不飽的話，她便親自去廚房吩咐做了好幾個菜，還盛了好一大碗白飯，讓雨霏送去給他。

「我只是見他一人孤零零的在京中過年，覺得怪可憐的，妳可不要瞎想了啊。」明綦見雨霏笑吟吟的望著自己的模樣，不大自然的說道，耳根有些發熱。

「是，小姐心善。」雨霏認同的點點頭，臉上笑意不減。

明綦見侍女的神情，更加窘迫了，腦子一熱，索性說道：「本來就是，況且我和他已經訂親了，對他好些也是應該的，對，就是這樣。」

說著還自己點點頭，揚起臉看著雨霏，眨了下眼睛，面上自若，耳根子卻紅了個徹底。

明綦對於自己要嫁給何為安的事情，隨著時間的過去，已由起初的茫然，變成了接受自己以後要同這個出身貧寒的陌生人往後共度餘生。

她前段時間和閨中好友小聚時，幾位姊妹話裡話外為她以後要嫁這樣一個人感到惋惜不平，她自己心中卻無波動。

雖然大家都說他很窮，可是母親給自己準備的嫁妝，她不過草草瞥了一眼那單子，還是被驚到了，有自己的嫁妝，她和他以後的日子應該也不會太難過吧？

何為安交完差後，看著街上琳琅滿目的各種年貨，想了想，還是買了一些，回到青石巷家中時，已近傍晚。

將院中上下裡外掃除了一遍，已是暮色四合了，拿出早上賀府送來的膳食重新熱

了一番後，他獨坐桌前。

屋外寒風肆虐，屋裡亦是清清冷冷，何為安在燭光的影影綽綽中對牆上映出的人影舉杯，第一次覺得一個人過年有些孤單。

另一邊，賀府卻是充滿歡喜與熱鬧。

賀府中，僕人們一早便得了主家豐厚的賞錢，臉上皆是一臉喜意，一入夜，早上剛高掛上的喜慶紅燈籠便照亮了賀府的每一個角落。

燈火通明，揮散了那鋪天蓋地的寒意，賀家眾人歡聚一堂，小輩們都收到了長輩們給的壓歲紅包，僕人們進進出出井然有序的在布菜。

賀明博緊緊抱著懷中的紅包，高興得在堂中歡快地亂跑，興奮得嗷嗷直叫，玉嬾嬾緊張的跟在他身後，就擔心這位小祖宗一個不小心跌倒，寒冬臘月的額上竟還滲出細小的汗珠。

屋內炭火燃得足足的，暖意融融，明綦嘴角帶笑，視線落在弟弟那喜悅的身影上，回過頭時和母親目光對上，見母親正一臉慈愛的看著自己，頓時粲然一笑，笑得眉眼彎彎的。

建寧三十年的最後一天，在歡聲笑語中，吵吵鬧鬧的度過了。

正月中，天一生水，隨著雨水到來的，還有上元佳節。

明綦早早的便被弟弟纏磨著，帶他出來逛上元燈會。

燈籠琳琅滿目，奇思巧技，賀家兩姊弟都看得目不暇接，街上人群熙熙攘攘，雨霏和雨雪緊緊護在主人身側。

見一個攤子前聚了許多人，賀明博拉了姊姊也去湊熱鬧，他個子小站在後面什麼也看不見，仗著人小左鑽右擠竟一下就擠到攤前。

明綦見弟弟一下不見了，也慌張的朝內擠去，剛看見弟弟，正欲拉住他，他卻回頭朝她一笑，眼睛亮晶晶的，朝前一指，興奮道：「阿姊，妳看那個小獅子花燈。」

明綦順著弟弟所指的方向，目光也一下被吸引住了。

那一盞花燈通體雪白，是以高巧技藝拼接而成的獅子燈，邊緣部位用明亮顏色修飾輪廓，高高掛著，隨著夜風吹過，肢體擺動，而頭部那雙大大的眼睛，因獅身晃動時，還會一下一下的眨巴著，栩栩如生，很是惹人喜愛。

這般精湛技藝，明綦活了十六年也是第一次見到。

圍在攤前的人群也多是衝著這盞獅子燈來的，不斷有人出高價欲買下，奈何攤主不鬆口，只言此燈不賣，只有能猜中那燈旁的謎底才可獲得。

身旁報答案的聲音，此起彼伏，攤主卻一直搖頭。

明綦望著那謎面上的字——口抹胭脂一點紅，任你萬里到西風，骨也零零星星，皮也薄薄輕輕，打一物。

她暗暗思索，無奈能想到的答案，早有人報出，均是不對。

低頭望見弟弟的眼睛隨著那獅子燈眼睛一起眨巴，滿是渴求的，心中歎息，又轉頭望向身後的雨霏和雨雪，見她們也是一臉茫然，只得放棄。

回去的路上，賀明博垂頭喪氣的，對街邊其他的花燈興致缺缺。

雖然不捨那獅子燈，可那謎面也實在太難了，真真是書到用時方恨少啊！自己和姊姊都猜不出來，也只能作罷……

明綦在那攤上買了另一盞做工精緻的飛鳥燈給他，他此時正提著飛鳥燈，眼皮耷著有一下沒一下的晃動著它，忽然，眼前出現了剛才那盞他心心念念的白色獅子燈，此時正提在另一人手上。

賀明博迅速抬起頭望去，頓時呆住了。

明綦正欲低頭安慰下失落的弟弟，見他嘴巴微張，一副傻了的樣子，也抬起頭面帶疑惑的朝前看去。

那盞白色獅子燈被一名年輕男子提在手中，他身邊還有兩個看著年歲比他稍長些的男子，他青衫長袍，身姿挺拔，深邃眼眸也正朝著他們這邊看了過來。

明日便是庶常館開館的日子了，何為安那兩位回了老家的同科也趕回了上京，三人約好在茶館小聚，出來時見時辰還早，其中一位提議順便去看看花燈會。

一行人也走到了那燈謎攤子前，他們幾個皆是男子，且也無家眷在京中，對那可愛有餘卻失了霸氣的獅子燈，並沒什麼興趣，只是見那謎面很有趣，且見眾人都鐵羽而歸，一時起了好勝心，也要猜上一猜。

兩個同科羅致和嚴子鳴沉思了片刻各自報出了答案，攤主還是搖頭，他們聳肩，皆轉過頭來看著何為安，沒辦法，誰讓三人中，最善猜謎的是何為安。

何為安看著那隨風擺動的獅子燈，沉吟了下，朗聲開口，「謎底是燈籠。」

聽他一報出答案，人群中起了一陣小騷動。

眾人都覺得本就是元宵燈會，攤主怎會拿燈籠來做謎底？這也未免太過簡單了，羅嚴二人聽後卻認同的點點頭。

是他們都想得太過於複雜了，不知謎底就在眾人眼前晃悠著，這攤主也是個妙人。攤主笑著將高掛的獅子燈取下，遞給了何為安，「恭喜公子，謎底正是燈籠，祝公子元宵喜樂。」

何為安笑著接過，朝攤主道謝，便和友人一同繼續逛燈會，卻沒料到會碰上賀家姊弟。

他看著前面望著自己呆愣住的姊弟，看了看手中獅子燈，朝身邊的好友說了句什麼，朝著他們走了過去。

紀家遊園會那日，何為安雖沒看清明綦的模樣，後續兩人也未曾見面，但看見賀明博還有那熟悉的丫鬢，便也能猜出來明綦的身分。

他面前這個身著寶石藍雲紋織金裳裙，亭亭玉立，雙瞳剪水望著自己的就是賀家小姐賀明綦，自己的未婚妻子。

賀明博見何為安提著燈走了過來，拉了拉姊姊的袖子，抬起頭輕聲喚了句，「阿姊。」

明綦反應過來，不敢再盯著何為安看，見他朝自己走來，一時慌了神，面上強自鎮定著，一動也不動的。

何為安走到兩人面前，抬手行禮，「賀小姐元宵喜樂。」

「公子安康。」明綦曲身回禮，聲音低柔。

何為安見賀明博一直眼巴巴的望著自己，揚了揚手的花燈，低頭同他說：「方才恰巧得了這花燈，我拿著也無用，送你可好？」

賀明博面上一喜，抬頭看了看姊姊，瘋狂的眨巴著眼睛。

明綦見弟弟那渴求的眼神，心中不忍，卻還是說道：「多謝公子美意，只是這花燈難得，不好奪人所好。」

「姑娘客氣了，我一個男子提著這花燈也確實多有不便，若是小公子願意收下那是再好不過了。」何為安說著把燈遞給賀明博。

「那就多謝公子了。」明綦聽他如此說，加之弟弟又實在喜歡那獅子燈，也不再推辭，朝弟弟點點頭，示意他收下。

賀明博歡天喜地的收下他想了一晚上的獅子燈，輕輕拽了下何為安的衣袍。

見他低下頭來，賀明博迅速的踮腳附在他耳邊極輕地快速說：「謝謝準姊夫。」說完立馬站直，捂嘴偷笑。

何為安愣了下，隨即直起身子，望了眼明綦，心中失笑，隨後就告辭離開了。

見他走遠了，看弟弟還愛不釋手的玩弄著手中的獅子燈，明綦低頭問他，「明博，你方才和他說什麼了？還要瞞著姊姊。」

賀明博聞言又嘻嘻笑了起來，卻是打死也不敢說真話的，只回道：「我方才只是朝他道謝。」

明綦狐疑的看著弟弟，總覺何為安走之前看自己那眼不對勁。

日子一天天過，轉眼便入了秋，賀明綦的婚期也近在眼前了。

立秋之時，賀明蓉的婚事也定了下來，婚禮定在來年春天，嫁給武安侯的庶子劉澤永。

劉澤永現為東城兵馬副指揮使，是正七品的武職，依著武安侯府的門庭，日後仕途不會太差，這本是一門上好的婚事，如今卻弄得有些不愉快。

隨著近幾年五皇子日益成長，聖上對宮裡淑妃娘娘和五皇子的偏愛越來越明顯，淑妃娘家紀家聲勢也跟著水漲船高，在朝已隱有和太子殿下抗衡之勢。

而武安侯府乃是太子妃的娘家，若是賀家跟武安侯府聯姻，未免會給人站隊的想法。

賀家不欲攪入這攤渾水中，是以在一開始在媒人說親之時，賀二夫人便有拒絕之意，只是因不好直接推拒，便說要和丈夫商議後，再行回覆。

怎知賀明蓉在知道父母親準備拒了劉家的婚事時，一改往日事事順從的態度，長跪在賀二夫人跟前哭得梨花帶雨的，說自己今夏在街上有次曾被小偷偷去了荷包，是劉澤永幫她追回了荷包，她那時對他芳心暗許，求母親成全她。

賀二夫人在丈夫回家後同他說了此事，賀素卿聽完當即說了不允，因為老太爺曾明言過不許他和兄長摻和到任何的黨派之爭去。

當夜杜姨娘帶著賀明蓉跪在賀素卿面前，淒淒慘慘的苦苦哀求，賀素卿被兩人哭得煩了，厲聲斥責，直言讓她們死了這心思，此事絕無可能，隨後拂袖離去。

誰知，賀明蓉第二日便在房中絕食閉門不出，杜姨娘日日以淚洗面。
就在賀明蓉把自己餓得奄奄一息之時，賀伯庸找了次子去書房談話，賀素卿回到二房院中後便同意了賀明蓉和劉家的婚事。

九月初，在賀府上下緊鑼密鼓的籌備賀明蓉婚事時，何家那邊出了個小岔子。
何為安七月就派去接他母親來上京的人，捎信回來說，何老太太在從河東出發至上京的路上不小心摔斷了腿，大夫看過後，說不可奔波，因當時才出發不久，便又帶著何老太太回了邑安老家養傷。

「很嚴重嗎？她人可還好？」明蓉聽雨雪說完，蹙眉問道。

「聽說只是傷了腿，人還好，只是這下肯定趕不上您和何公子的婚禮了。」雨雪嘟起嘴，婚姻大事，成婚時高堂卻不在，這都是什麼事！

距離婚禮只有二十來天了，各項事宜都已準備得差不多了，喜帖也早已發出，何老太太那裡傷筋動骨至少需養三月餘，再加上來上京的路程要個小半年，這時再延期也來不及了。

何為安親自上賀府再三賠罪，賀素卿也知此事純屬意外，且他母親現在也還在床上躺著動彈不得，怪不了他。

一番商議，在得到何為安同意後，決定由賀家出面，邀請禮部鄭侍郎作為何家那邊的主婚人——鄭侍郎是去年春闈的主考官之一，而何為安是去年的進士，二人算是有師生情誼，禮法人情上都說得過去。